

喜悦

南书堂

一只秋老虎夹着尾巴逃走
一轮病毒被就地杀绝
我的喜悦,是双重的
像双重的补偿
雨淅淅沥沥,像喜悦的序曲
枝叶的架子鼓被敲击得
像替空寂好久的街巷解着闷气
微风里,桂花香像送来的吻
在寻找爱的嘴唇
经历过难耐的酷热与静默
小城的喜悦极值,无非非常的
熙攘、舒缓,我亦无非
满足于能和朋友一起聊天、散步
如果有变,也只是你我内心
多了份柔软的东西
比如,你久久捧着一滴雨
而我要去抚摸向我问好的一穗籽粒

这一刻

冀卫军

像一场半信半疑的梦
在午夜揭开谜底
那些曾经彷徨的,焦虑的
牵挂的,流泪流汗的人
此刻,就痛痛快快地喊一嗓子
尽情地傻笑一会儿,或疯狂地拥抱着
亲吻一下自己的亲人
人生,本就含着许多

风雨和聚散,那些看得见的
看不见的迷雾和阴霾
与空气和阳光一样同在
无法分割

每一次,光亮隐退
身陷黑暗的时刻,都是一场
与时间赛跑的挺身而出和逆行出击
而每一次,拨开黑暗的大门
走在阳光下,都是一次
惊天动地的重生

一次次穿梭和往返于
暗夜与黎明之间,潮起潮落
浮浮沉沉,像一行人生的箴言
写满活着的意义,以及
生命的荣光。唯有感恩和珍惜

可以安慰曾经昼夜不休的
煎熬和困苦

守护一座城

孙慧莉

这座城,有空旷的寂寞
有落日吞咽的声音回响
有逆行者的彻夜无眠

这些天
我们被病毒牵着鼻子行走
背离了生活的轨道

天色暗下来
缄默的候鸟朝更远的方向飞去
逆行者快马加鞭
街灯一盏一盏照亮这座城
我借助坚强来表达美好

又一个清晨
安静如水的城市
终于有了律动,像新生

一种陌生

牛磊

一次性无菌乳胶手套紧密的贴合感是陌生的
紧绷的口罩带来片刻呼吸困难是陌生的
防护面屏上泛起的雾气是陌生的
密闭性良好的防护服安全周到的包裹是陌生的
防护服里极致的闷热和汗如雨下是陌生的

他才知道原来自己浑身上下
甚至就连每一根手指 每一缕发丝
竟然都可以像小溪一样 哗啦啦地欢唱

秋雨

挚桦

天使白、警察蓝、志愿红
昼夜在静态的小城穿梭
爱心良善,撑起一面旗帜
昼夜奔波,驱尽诡异的阴霾

谁在小城的上空弹起琵琶
大珠小珠落在谁的心盘
抑或一曲幽绵的萨克斯
让焦虑的身心卸下躁热
隔离的房间不再发出空调的聒噪
方舱医院又走出了几位痊愈者

秋雨,演奏着谁的卑微谁的无奈
一粒尘埃,偏安一隅

是那么小,又那么轻

秋雨还在演奏
雨有叹息,也有欢笑
更多的时候,落下来便沉默寡言

此刻,秋雨还在继续演奏
雨幕中那么多忙碌的身影
默默的付出就是一种最虔诚的祈祷
无私的行动就是一种最善良的呵护

告别

连漪

清晨。阳光正好
秋阳似乎懂得我的心思
你从十八号的窗口悬吊“蝴蝶”
那是你编织的小礼物,要送我

这即将半个月的邻居
就在上下楼阁,我们却未曾谋面

此刻,蟋蟀在窗棂唱着无名曲
扑棱棱的翅膀沉重起来
它不愿飞走,似乎要挽留
我来自远方的客人

这不舍折磨着,我的归心



商洛山

(总第2361期)
刊头摄影 竹影



这波疫情

刘福明

“请8号楼各位业主下楼做核酸。”楼下工作人员的电喇叭不停地喊着。这是第6次全员做核酸了,我督促家人赶快下楼。

这波疫情是从8月15日开始的。当晚8时许,我陪小外孙在院子玩得正欢,忽听隔壁老张在喊:“赶快回家,商州有疫情了。”顿时,我有些懵。该不是假消息吧?商洛疫情防控绝对是优等生,咋会有疫情呢?

我半信半疑,突然看到微信上有商州区疫情防控办公室的通知。“从8月15日晚11时至16日早5时,商州城区全员做核酸,并实行静态管理。”第一次感到病毒离我们很近,但我心里没有恐慌。按照商洛日常疫情防控演练的情况,工作扎实细致的程度,会很快得到处置。我相信市、区政府绝对有这个能力。

8月16日,商州区疫情防控办通报,核酸检测中出现阳性。经过一晚上的紧急流调,我们小区有密接者和次密接者,天不明就有几家人被带走集中隔离。我们小区自然成了管控的重点,

被划定为高风险区,小区严禁人员出入。有的单元门已贴上了封条,生活用品由志愿者送上楼,核酸检测由医护人员上门服务。

天大的事,也从来难不倒我们的政府。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抗击“非典”、汶川地震等,都挺过来了。这波疫情,是商洛最为严重的一次,中心城区、商南、山阳都有确诊病例。市区按下了“暂停键”,实行静态管理,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受到影响是自然的事,但有外地疫情防控的成熟经验,有国家政策指导,有经常性疫情防控演练的工作基础,大家沉着应对,从流调、检测、隔离、治疗,到社会面管控、市场保障,不慌不忙,井井有条。

我催促爱人快点下楼。打开门,门口放着一箱菜,里面放着字条,上面写着:这是今天送给你们家的菜,两个茄子、五个西红柿、一包豆角、一个白菜、一把青菜。请查收。落款是疫情防控下沉小区工作队临时党支部。顿时,一股暖流从心底升起,涌向全身。政府工作做到这份上,还有啥说的。

排队做核酸的人不是太多。我前面有一个老太太扶着老伴,老头子满头银发,步履蹒跚,左腿明显僵硬。爱人说是西单元谁家的老人,从乡下才来不久,儿子儿媳这几天都在抗疫一线。我上前帮老太太把老头扶上台阶。这时,胸前带着工作证的志愿者走过来,说:“说好的这里做完了上门给你们做,但又那么暖心。他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抗疫一线英雄的敬意。”

站在我后面的,是对小两口。男子说:“前天送的菜还有哩,今天又送菜了。”女子说:“你没发现今天的菜和前天的不一样吗?”听了女人的话,我顿时了然。的确,前天送的是土豆、洋葱、萝卜、莲花白,今天就变了花样。可见,工作人员是多么贴心和细致啊!

女婿从疫情开始就忙碌在一线,顾不上回家。小外孙老是嚷着想爸爸。怎

么办?我试着说服他,说爸爸去外地出差了,结束了就回来看看果。小外孙半信半疑,但总算忽悠过去了。谁知,她娘给小外孙看女婿却抗疫物资的短视频,又把小外孙惹哭了。女婿趁空回来,站在马路上,小外孙趴在阳台的窗子上,隔空相望,说了几句话。我看在眼里,心里更多是说不出的酸楚。此时此刻,有多少人为了抗疫奔波在外,和亲人难得一见!

这波疫情,正赶上秋后的“母老虎”。据说,今夏是国家有完整气象资料记载以来最热的一个夏天。商洛长时间干旱少雨,气温时而突破38℃,这么热的天气,最辛苦的要数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了,他们被厚厚的防护服裹得严实,汗水湿透了衣裳,有人中暑,有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因有太多勇于担当的英雄在负重前行罢了。大爱和担当在哪,胜利就在哪!我相信,这波疫情终将随着这股热浪转身离去,清凉的秋风正在赶来的路上。

已是夜里11点多了,村党群服务中心院子里只剩下最后10多个人在做核酸了。

“咋没见白大拿来做核酸,他又有什么事儿了?”驻村第一书记王康揉了揉疲惫的眼睛,自言自语地说。

白大拿是村里的贫困户,无儿无女。妻子在省城的一家饭店打工,家里就剩下他一个人操持果园。他是王康书记的帮扶对象,王康书记驻守习村快两年了,平日里没少帮衬白大拿家。

“张支书,白大拿今天咋没来做核酸?”王康书记走到村两委主任张涛身边低声问道。“呀!我也差点忘记他了,刚才做核酸前,我还专门让人去他家通知了。他会不会又出什么事儿了?”张涛解释道。

真是陕西地方邪,说谁谁就来。这时,白大拿的电话打过来了。

“你什么情况啊,咋到现在还没来做核酸?”张涛一接通电话,着急地冲着电话嚷道。

“张支书,刚才我从家里去做核酸的路上,不小心跌了一跤,脚脖子疼得要命,只好返回家,这不刚喷上云南白药气雾剂,在床上躺着,您看这核酸不做能行吗?”白大拿用哀求的语气说。

“唉,原来是这样呀,我就纳闷你怎么大半天还没来。这样吧,我跟王康书记商量一下,看是把你拉到这儿来做核酸,还是上你家去做,你先好好地待在家里,不要乱动。”张涛高声回答他。

“不用,不用,太麻烦你们了,我自己想办法。”白大拿连忙推辞。

“你不用管,好好地在家待着吧。”张涛大声说。张涛跟白大拿的通话内容,站在一旁的王康听得一清二楚。他心想:还是得把白大拿用车拉来,一来可以顺利地做了核酸检测,二来也可以让村卫生室医生给白大拿处理一下脚伤。

“张支书,你在这儿照看一会儿,我开车去把白大拿接来做核酸,顺便也让他小雅给他瞧瞧脚伤。”王康书记对张涛说。“好的,好的,我也是这么想的,您还是留下来,我开车去接他吧。”张涛边说边从裤兜里拿出车钥匙,去接白大拿了。很快,白大拿坐着小汽车来了。

“你这最后一个做核酸,可是享受了最高待遇啊!”村干部小强开玩笑说道。

“谢谢!谢谢!”白大拿双手抱拳连声道谢,满脸羞愧之色。大伙儿七手八脚地把白大拿抬到做核酸桌前的椅子上,将他受伤的一只脚搁在另一张椅子上。穿着防护服的县医院护士小红动作娴熟地给白大拿做了核检。大伙儿又把他抬进村卫生室,小雅进行了一番细致检查,说脚腕上的扭伤不严重,喷点儿云南白药气雾剂,休息几天就会痊愈了。

看到白大拿并无大碍,大伙儿又七手八脚地把他抬进小汽车。“谢谢大家!你们这些干部真好!”关好车门,白大拿从车窗里伸出头来,粗大的手抹了抹眼睛,感激地说道。

夜间凉风习习,满天的星星目送着小汽车缓缓离去。

最后一个核酸检测者

赵学潮

